

公孫宇著

青城劍客

上



· 目 录

- 一、青城逢异士····· (1)
- 二、寻迹江滨祠····· (22)
- 三、只身闯剑道····· (45)
- 四、避祸走江村····· (67)
- 五、草莽识好汉····· (94)
- 六、比武夺鏢····· (116)
- 七、荒山腾剑气····· (143)
- 八、柔情试侠士····· (167)
- 九、较技密林····· (195)
- 十、幽谷毒掌····· (218)
- 十一、芳心寂寂····· (243)
- 十二、伊人难忘····· (268)
- 十三、突袭彭山城····· (294)
- 十四、楼头羽箭····· (320)
- 十五、浴血江原····· (346)

- 十六、盛筵飞人头…………… (369)
- 十七、祸起萧墙…………… (390)
- 十八、莽帅枉捐躯…………… (414)
- 十九、古刹除奸…………… (436)
- 二十、风云难测…………… (464)

十一、芳心寂寂

叶寒秋与陆鹰扬斗到近五十招，见对方一双肉掌敌住自己一口宝剑，虽然有所顾忌，但却未受到多少威胁，反似越战越勇，他的轻功明明远逊于己，不知怎地，往往能在间不容发的时刻避开剑锋，乘机还攻一掌，心下大感惊奇。

此时正当六月初，无星无月，天际一片昏暗，地上仅能隐约看出道观的轮廓，树荫下伸手不见五指。

叶寒秋冰雪聪明，瞬间便即明白，自己目力远不及对方，遂边战边退，直到深涧旁的空场上，利用飞瀑映照，物体反光（当时的人虽不明其理，却已知道了这种自然现象），于对方举手投足、趋避进退已看得清楚，了然于胸，早有了制敌取胜之道。

李顺眼看她节节败退，心中着实替她担忧，暗地扣了一粒石子在手，仗剑跟上，寻思万不得已时便要发石伤敌，抢上接应。

叶寒秋计较已定，反腕一剑“雪山苍莽”斜掠对方面门；陆鹰扬见她出剑无力，大喜过望，侧身避过，屈右手中指对准剑脊弹去，“当啷”一声，紫电剑脱

手飞出，叶寒秋刹不住势，反撞到陆鹰扬身侧，似欲跌倒。

陆鹰扬色迷心窍，见美人倾跌，哈哈大笑，伸出大手拦腰去抱，突觉肋下一麻，跟着一掌击在背心之上，只觉五脏翻转，痛彻心肺，跌跌撞撞奔出七、八步，脚底一虚，倒撞下掷笔槽中，发出撕心裂肺的一声凄厉长嚎，这峭壁下谷深二十余丈，惨叫声经久不绝，紫回山间，连宿鸟都惊得飞了起来，绕树哀鸣。

李顺走到崖边，双手合十道：“阿弥陀佛！也是你作恶太多，方才落得如此下场，须怪不得秋妹。”叶寒秋寻了宝剑过来，笑道：“呆子！不赶紧离开是非地，还在这里念什么倒头经？”李顺省起道：“不错！常道观里已亮起了灯火，倘若道士们问起，倒也不好分说得。”

二人携手下了青城山，天色渐明，叶寒秋问道：“顺哥，我们……我们到哪里去？”李顺道：“我不是说过么，和你一同回家去拜见父亲。”叶寒秋红着脸道：“这……”李顺笑道：“这什么？做媳妇的迟早要拜见翁姑的。可惜我只剩一个爹爹！”叶寒秋低下头，吃吃笑道：“你看似忠厚，其实坏透了！”娇羞不可名状。

李顺哈哈大笑，又与她提起兄长李自荣，姐姐、姐夫，感佩一阵王小波的智计勇武，追忆些儿时的天

真，引以为乐，再不似初下终南山时，一路岑寂。因当日王小波曾说道，李起和瑞姐如今都住在长乐村，故此二人不去县城，径自入山往味江而来。

味江，源于青城县西长乐山下，出熊耳山口，又得蛮河撮箕窝水，东注于太安寺，南下经沙坪镇，过卦口山而流入蜀州。沿岸林岩幽雅，山泉甘冽，盛产茶叶，其中乌嘴、雀舌著称于世，朝廷列为贡品。

李顺同叶寒秋沿途打听，溯江而上，不消两个时辰来到蛮河口，遥见水边立着三个汉子，均是三十余岁年纪。为首那人瘦高身材，面白微须，提了一口扑刀；左首一人方面大耳，高矮适中，手里握着一杆蛇尾画杆戟；另一人赤了膊，露出上身青郁郁的花绣，正弯了腰在河里掬水喝，看不清面目。

那面白微须的看李顺走近，把扑刀一摆，喝道：“来的是什么人？”李顺笑道：“行路的，借光让让道。”方面大耳的汉子将画戟一立道：“此地严禁通过！”

叶寒秋笑吟吟地道：“没想到这深山老林里还有打劫的！喂，你是官府的爪牙，还是山寨的强盗？为什么不准人通过？”

那汉子道：“老爷既不是官差也不是强盗，就是不高兴让人过去，否则先问问我这杆戟答不答应。”

叶寒秋柳眉一竖，道：“山野村夫，让你见见世面！”娇叱一声，突地腾空飞起，左脚在扑刀杆上一踏，右脚踹在蛇尾戟上，借势一个倒翻跟斗，仍然站在原处。

只听“叭”的一声，扑刀杆从中断裂，蛇尾戟戟头朝下，直砍入土中，那汉子左手张开，右手抓着戟尾，总算不曾脱手。二人大吃一惊，齐声吼道：“好女贼！老爷跟你拼了！”绰戟舞刀便要扑上拼命。

却听喝水那人叫声：“慢着！”飞身跳了过来，定睛看了看，笑道：“叶女侠，二哥，原来是你们！”

李顺一愣，见此人豹头环眼，燕颌虎须，胸前刺着一只斑斓猛虎，猛地想起，他便是王小波属下的张余，不觉大喜道：“却是张兄，如何在这里？”

叶寒秋让过半截扑刀，夹手夺过蛇尾戟，听得二人讲话，又将戟还入对方手中，笑道：“张余，你家王大哥在不在？”说罢飘身离开。

二人无论如何横蛮，论情论势，此时也不好再斗下去了，傻呵呵地站在一旁发呆。

张余道：“好，好，当真是不打不相识！这位是雪山派的叶女侠，这是我两位师哥，使刀的叫李自荣，使戟的叫李俊。你们两个，再添四个也是白饶！”末一句却是对李俊、李自荣说的，臊得二人面红耳赤，无地自容。

李顺望着李自荣，心头百感交集：“怪道我看着

他觉得面善，却原来就是大哥！”鼻子一酸，泪水险些夺眶而出。

张余拉着李自荣，指着李顺道：“大郎，你道他是谁？”李自荣道：“是谁？你这小张飞也学会卖关子了！”张余笑道：“他便是失落多年的二郎，你的兄弟呀！”

李自荣一愣道：“什么？”随即抛下半截扑刀，上前拉住李顺道：“你是我兄弟？是丢失了十余载的顺儿？”李顺泪流满面，双膝跪下道：“大哥，我是顺儿。”李自荣连忙扶起。

张余道：“二哥，自从眉州分手之后，我回来说起你，师父和瑞姐不知哭了多少次，叫我们在此守候，怕你不识路径，走差了道，谁知候了一个多月，今天方才等到。”李俊也道：“二郎归来是件大喜事，更难得叶女侠也来到荒山。虽是穷乡僻壤，尚可看看野景，暂离市井红尘。”他为人机警，早已看出二人的关系非同寻常，故此出言相邀，以免尴尬。

叶寒秋红了脸，含笑点头，李顺也擦干眼泪，挽了李自荣的手随后而行，张余、李俊在前领路，唱几句山歌俚曲，倒也有趣。

不一时，到了长乐村外，只见一伙人聚在大树下纳凉，老远便问道：“李大哥，接到二郎了么？”李自荣高兴地喊道：“接到了！接到了！”那伙人一哄

而上，七嘴八舌地招呼道劳，却是见过的卫进、徐师中、何氏叔侄等人，只有计词随吴文赏留在合州钓鱼山。

众人簇拥着李顺、叶寒秋往村里走去，如众星捧月一般，你喊我叫，此唱彼和，甚是热闹，只叶寒秋一人心头“咚咚”地跳，却又须装作没事人的样子，免得别人来取笑她。

不一时，来到一处园圃，四周用半人高的竹篱拦着，里面种满了玉兰、茉莉、栀子、芍药等诸般花草，篱边几丛秋菊，庭中两株月桂，因不到时令尚未著花，从园艺莳弄之中当可看出主人非但长于此道，而且志行高远。园门两旁贴着一副对联，写道：“泽以长流乃及远，山因直上而成高。”李顺看了，暗暗点头，赞叹不已，心想此间主人不俗，倘非父亲居住，却又是谁？随着众人穿过中庭，见面前三间草堂，正中亦有一联，道是：“望崦嵫而勿迫，恐鸱鸢之先鸣。”李顺知此二句出于屈原《离骚》，意谓莫待西山日暮、鹃啼花落，须及时建功立业有所作为，否则青春流逝，岁月空度，致貽终生遗憾，心头更是钦佩。

只听卫进、何承禄叫道：“师父，吴大叔，快出来！喜事，喜事！”不由分说，拉着李顺便跨了进去。

草堂内窗明几净，一色的竹制椅案柜榻，显得雅洁精致，架上置书，壁间挂剑，更增古朴端严。

里间净室，几上焚着一炉好香，烟气氤氲袅袅，两位老者临窗而坐，正在饮茗对弈。左首老者五十余岁，儒巾儒服，青须飘洒，意态闲适，这便是本宅主人吴蕴；另一位须发斑白，葛巾道袍，看来已有六十上下光景，但神采奕奕，双目精光闪烁，眉宇间显出一股英武之气，酷似神仙中人。他，正是隐居十来年的李起，听说顺儿长大，在江湖出现，老怀大畅，也顾不得烟霞林泉，野鹤闲云，随张余同出赵公山，在此耐着性儿等了一个多月，此时虽然目注楸枰，但神驰天外，手持一枚白子久久未能投下。

随着卫进、何承禄的喊声，一个二十七、八岁的美貌妇人款款走了出来，笑道：“两位老爷子正在下棋消遣，你们莫要在此大呼小叫。”卫进粗声大气地说道：“今天叫一叫打什么紧？嫂子，天大的喜事！”何承禄道：“是呀，二郎回来啦！”美妇人诧异道：“二郎？哪个二郎？”

李自荣道：“瑞姐，就是我家顺儿啊！”瑞姐愣住了，傻呆呆地问道：“顺儿？顺儿在哪里？”

张余排众而出，笑吟吟地把李顺往前面一拉，说道：“嫂子，这就是你的嫡亲兄弟，李顺李二郎！”李顺道：“姐姐，小弟回来了。”说罢双膝跪下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瑞姐醒过神来，看看眼前的李顺，泪如泉涌，叫

声：“顺儿，我苦命的弟弟！”伸手相挽，谁知也跌跪地上，姐弟俩抱头痛哭。

众人有的劝解，有的叹息，有的高宣佛号，有的纵声笑语，唯有叶寒秋、李自荣站在一旁陪着掉了不少眼泪。

李起闻声走出草堂，问道：“出了什么事？”双目横着一扫，除李顺姐弟尚在轻声饮泣外，余皆沉寂，喧哗声顿止。

李自荣连忙上前道：“爹，是兄弟李顺回来了，因此大家欢喜。”随着话声，李顺膝行而前，在李起面前跪下道：“爹，不孝子顺儿回来了。”纳头拜了三拜，额头碰得青砖地“砰砰”直响，眼见得额上坟起一个大包。

虽在意料之中，但毕竟来得突然，李起长须直抖，二目蕴泪，眼前幻化出徐慧妃托孤的情景，皇城鏖战……青城遇敌……灌口失子……成都寻踪……罗真宫里……雁门镇中一场恶斗……王婆岩下几番拼杀……远离尘嚣，山中索居，仍免不了十六年思念之苦。往日种种情事一齐涌上心头，激情之下再也忍耐不住，目中潸然泪下，只听“叭”的一声响，两指间捏着的一枚白子碎裂，化成粉末。

余人均未在意，叶寒秋却是既惊且佩，暗道：“捏石如粉，自己也不难办到，只是须先要以意使气，运

气使力，似他那般随意所之就不行了，难怪师父最爱夸他了得！”

李起扶起李顺，父子俩相互打量。一个见儿子已经长成大人，亦且英俊潇洒，武功高强，无愧旧日情侣，颇感自慰；一个见父亲须发苍苍，不知为自己受了多少风霜辛劳，如今还隐居方外，孑然一身，不觉黯然神伤。

这时吴蕴也已走了出来，见此情景，便发话道：

“瑞姐，兄弟回来了，还不快去弄几个好菜给他接风。喂，你们几个小兄弟也别闲着：何彦惠，你叔侄俩去把我那口猪杀了！徐师中，你们家那只羊也大了，宰来吃了吧？”徐师中慷慨地道：“是。”抹头就走。吴蕴道：“且慢，我让卫进去帮你！”回头说道：

“李俊……”李俊笑道：“我家那只鸡，对不？回头我杀了，洗剥开净送过来。”吴蕴笑骂道：“猴儿崽子，倒好机灵！张余，杨广，自荣，你们也别闲着，先劈柴禾，再去帮着开剥猪羊。”众人答应了自去。

李起指着吴蕴道：“顺儿，这是吴蕴大叔，为我家尽力不少，上前拜见！”李顺口称叔父，跪下便要磕头，吴蕴慌忙拉起，抵死不受，只好拱手长揖，吴蕴在一旁还了半礼。

叶寒秋见了，暗道：“这老夫子怎地不受他的大礼？是了，他一定知道顺哥的身世，名份攸关，不敢

受拜。顺哥又不是皇帝，就让他磕两个头又有什么打紧？真是老腐儒，老糊涂！”想到这里，不觉“嗤”地一声笑了出来。

李起看了她一眼，问道：“顺儿，这位姑娘是……”李顺忙道：“她叫叶寒秋，是大雪山牟尼庵妙寂师太的弟子，跟孩儿是……是这个总角之交。”李起哈哈大笑，吴蕴插口道：“叶女侠跟二郎是自幼相识？”他们虽从王小波、张余等口里听到过她，却还不知其中详情。

叶寒秋满脸通红，走上去盈盈下拜，说道：“晚辈叶寒秋，拜见前辈……”李顺笑道：“什么前辈、晚辈的？他是我爹。”叶寒秋更是羞涩，轻轻叫了声：“伯父！”细如蚊呐，几不可闻。李顺心头虽然高兴，但却异常紧张，生怕父亲不喜，连忙跪在寒秋身畔，以央求的目光望着李起。

父子久别重逢，李起已是喜出望外，及至见到儿子还带了个如花似玉、武艺精深的儿媳妇回家，更是大喜若狂。看着面前这对粉雕玉琢的碧人，想起自己同徐妃的遭遇，心中感慨万千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，好一会才擦干眼泪，点头笑道：“好孩子，起来吧！”

李顺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，爬起身来，指着瑞姐道：“这是我姐姐。”叶寒秋叫声：“姐姐！”敛衽万福。瑞姐还礼不迭，搂着她东看西看，口里赞

道：“妹子，你长得好美！”叶寒秋又喜又羞，神情益发惹人怜爱。

吴蕴道：“有什么话坐下慢慢说罢。”当先向里间净室走去，李起等四人随后入内坐了。

叶寒秋仔细打量瑞姐，但见她容颜秀丽，性子随和，温婉娴静，吐属文雅，虽是荆钗布裙，倒不象个普通的乡间农妇，却也看不出没落王族的骄矜傲慢，反似个长于诗礼之家的小家碧玉。

李顺问道：“怎地不见姐夫？”吴蕴道：“从打鼎鼻山回来后，他便同小兄弟们四处守候，等你和叶女侠进山，又怕你们去了县城，是以跟犬子吴利涉会同衙里的马太保在旧居左近守候，已令人去知会，想必未牌时能赶回来。”

叶寒秋诧异道：“王大哥逃出死牢，劫了镖银，就在山上落草聚义有何不好？怎么反倒回来了？难道不怕官府前来捕人？”吴蕴张了张口，没有说话，掉头看看李起。

李起缓缓说道：“啸聚山林，终是盗寇作为，官府倘若大举围剿，焉能逃脱？是我寄书让他们回来，当个安善良民。”叶寒秋道：“安善良民？”李起将须道：“不错。一旦失脚绿林之中，非但自己背上一个‘贼’名，而且祖宗亲人也跟着受累。”叶寒秋激动地站起来：“绿林之中有大志者至多，焉知没有陈

涉、黄巢在内！”

吴蕴颌首道：“叶女侠说得不错，或许尚有项羽、刘邦。”李起横了他一眼道：“怎么你又糊涂了？我常说，欲图王霸之业者，必然杀人盈城，死伤逾万，即便一时得胜，为王为帝，也终害人害己，遗臭万年！”末了又劝道：“但凡有个温饱，便休去造反作乱、擅动刀兵。到头来受罪的还是平民百姓。”

叶寒秋强压心头怒气，说道：“伯父为众生安危着想，实是仁者之心。只是你足不出山，怎知天下大势？”李起拂然道：“什么？你说我不知……”吴蕴笑道：“李兄，还是听叶女侠说下去，小弟还挺爱听呢。”李起“哼”了一声，狠狠瞪了他一眼。

李顺久离还乡，寒秋初次登门，雅不愿她与父亲顶撞下去，数次给她递眼色、打手势，怎奈叶寒秋脾气倔强，大事面前从不让步，当此之时，只作不见，仍然侃侃而论。

叶寒秋续道：“伯父，朝廷的‘榷茶法’和‘榷盐法’害得多少人流离失所？大伙为什么要劫镖？就是要济人之急、救人之命！目下两川大旱，耕者缺粮果腹，织者无布遮身，饿殍遍野，尸骨狼藉；而朝廷官贪吏污，骄奢淫佚，捐税百出，不顾百姓死活！”

吴蕴见李起脸上颇有愧色，忙打圆场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此事以后从长计议。瑞姐，这便去做饭吧。”

瑞姐应了一声，站起来刚要走，叶寒秋过来拉着她的手道：“我也跟姐姐去。”

李起叫道：“且慢！寒秋，你的话颇有道理。不过兹事体大，先让我想想，再去茶农家走走再说。”

叶寒秋道：“适才说话不知高低，伯父休怪。”躬身福了一福。

李顺擦擦头上的汗，凑趣道：“是呀，爹，你也该各处走走，听听民间疾苦，别老是住在深山里了。”李起瞪了他一眼，佯怒道：“就你多嘴！”李顺一伸舌头，逗得众人都笑起来。

果然不到未时，王小波便同吴利涉一同赶了回来，刚一进屋看到叶寒秋，便捋了捋虎须笑道：“叶女侠，没想到咱们还成了一家人了。”

叶寒秋见他回来，心头非常高兴，听他一说，反而不好意思起来，红着脸低下头去，瑞姐埋怨王小波道：“你怎么见面没三句正经话？瞧把人家羞得，亏你还是个大哥！秋妹，别理他！”

王小波哈哈大笑道：“叶女侠是叱咤江湖的女英雄，哪似你一般鼠肚鸡肠？快说说金鲤帮的事怎样了，川东南各帮会门派都有何打算？咳，在山里住了一个月，肚子也闷坏了！”

叶寒秋正要开口，卫进、张余一千人已将猪羊等物整治好了，热腾腾端了十余碗进来，有的用碗盛不

下，把盆儿罐儿装了捧进来放下，就草堂里拼了两张桌子，众人谦让一回，围着桌子坐下，不一时，李自荣与杨广抬了一坛村白酒回来，更如锦上添花，各人取了碗斟上自饮，大块肉大碗酒好不痛快。

当下由李顺说了押镖往合州的经过，当听到飞箸点了司徒越的穴道时，众人无不交口称赞，齐道：“似这等小人正该如此！”李起心头也大是欢喜，暗想：“看来顺儿确已得了灵谷上人真传，这种本领只怕连我也不如！更难得这孩子嫉恶如仇，行事稳重，已不似小时的顽皮。”他久不沾荤，今日居然破例喝了两大碗酒，无论鸡鱼猪羊，放怀受用，胸中豪气渐生。

后来说到任雪君黎州失陷，深夜救援，同黄广儒、何光文联手，杀了曹光实父子六人，李起忽地站了起来，问道：“顺儿，你可看仔细了？”李顺道：“看得再仔细不过，他脸上那道伤疤，正是你老人家当年留给他的记认！”李起举起酒碗道：“此人是出卖两川的蜀奸，杀人无数，如今全家被杀，真所谓是天网恢恢，公道好还，当浮一大白！”举碗一饮而尽，众人纷纷相陪，唯李顺、吴蕴量窄，及口而止。

王小波叹道：“那司马杰倒是个人才，只是太倔了些。”张余道：“何光文敢领头抗捐，黄广儒肯仗义相救，也算是两条好汉！”卫进叫道：“是极，是极！来来来，再干两碗！”也不管他人是否应允，先